

耶稣会与明清之际 中西文化交流

朱雁冰 著





耶稣会与明清之际 中西文化交流

朱雁冰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朱雁冰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8-13019-6

I. ①耶… II. ①朱… III. ①耶稣会—关系—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IV. ①K248.03
②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2935号



策划编辑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16千

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019-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z.tmall.com>

目录

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1
从西方关于儒家思想的最早传说	
到利玛窦的儒学评介	35
耶稣会士卫匡国与儒学西传	88
莱布尼茨与朱熹	131
莱布尼茨在中国精神之旅的中途	149
《中国哲人孔子》中的孔子形象	164
赫尔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	189
哈勒和维兰德的政治小说中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202
朱熹与托马斯·阿奎那	
——献给恩师张威廉先生	211
翻译	
——一个方法上和理念上的探索过程	243
附录：	
关于中国哲学和二进位数体系的两封信（G.W. 莱布尼茨）	
论中国哲学	
——致尼古拉·戴·雷蒙的信	262
创世的秘密	338
后记	345

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耶稣会这个曾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过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天主教团，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在他于1799年写成的《基督教或欧洲》一文中，作过如下描述：

对旧秩序堪称福音的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成立的教团，濒死的宗法精神仿佛将它的余晖全都投射给了它，使它以新的力量接过旧的衣钵，以令人惊叹的睿智和毅力，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巧妙的手段维护着教皇王国并使之重新获得活力。在世界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团体。即便古罗马的参议院也未曾怀着如此必胜的信念拟定它征服世界的计划。从没有人以如此高度的理智考虑过实现一个如此伟大的理想。这个团体将永远是那些像有机体那样向往着无限扩张和永世长存的团体的一个范例——然而，它也永远证明，不受监管的时代本身将使哪怕是计划最周详的行

动归于失败，而整个机体的自然生长将不可阻挡地遏制其某一部分的人为生长。所有个别部分本身，其力量都是有限的，只有整个机体的力量才是无限的，所有跟整个机体结构不完全适合的计划必将落空。尤其令人注目的是，这个团体可谓秘密社团之母，尽管现在还不成熟，但已显示出重要的兆头。新路德派（而不是抗议派教会）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最危险的手。天主教信仰的全部魔法在他们的手中变得更加有力，科学珍宝流回他们的禅房。凡是在欧洲所失去的一切，他们便千方百计地在世界的其他部分，在最遥远的西方和东方得到几倍的补偿，他们努力并有效地使用教皇所授予的尊位和职业这两种身份。在接近人民的努力中，他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路德的成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煽动性的宣传手法，是由于他熟悉人民。他们到处建立学校，占据忏悔师职务，登上讲台；左右舆论，以作家和哲人、大臣和殉道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在从美洲经欧洲到中国这样无比广阔的地区，以令人无比惊异的默契，协调着他们的学说和行动。^[1]

应强调的一点是，诺瓦利斯写这篇文章时，欧洲因受法国革命的冲击正处于动荡之中，他认为动荡的原因是宗教的衰微，宗教改革是破坏性因素，法国革命则直接滥觞于宗教改革。诺

[1]《诺瓦利斯文集》(Novalis Schriften, hrg.von R.Samuel, Stuttgart 1968), 卷三, 第513—514页。

瓦利斯的理想是恢复统一的、不分教派的基督教，通过精神力量和信仰革新世界。因此，他颂扬耶稣会，认为它是以新的手段重建统一教会的尝试。在他写这篇文章二十六年以前，即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勒门斯十四世已签署文告宣布解散耶稣会。不过，诺瓦利斯却以诗人的笔触就耶稣会成立的时代背景，它的性质、工作方式和策略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作了准确的概括。这也是本文展开论题的基本框架。

—

耶稣会创始人原名伊尼果·德·罗耀拉 (Inigo de Loyola)，从1537年开始他只称自己为伊格纳修 (Ignatius)，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居普斯科省 ((Guipuzcoa) 阿兹佩齐亚村 (Azpeitia) 一个巴斯克贵族家庭中。他在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传奇性可以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据耶稣会史学者卡拉翁 (August Carayon, 1817—1874) 在他的《耶稣会史书目》(*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Paris 1864) 中统计，他的传记有一百二十一种之多，据说其中七十三种为耶稣会士的著作^[1]。自那时以来到现在，又有一批关于或涉及他的生平的著作问世。他的第一部传记的作者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利巴顿纳拉

[1] 参见 K.Sommervogel, 《耶稣会书目》(*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nia de Jesus*, Brüssel, Paris 1890—1900)。

(Pedre Ribadeneira, 1526—1611), 在后者的笔下, 青年时代的罗耀拉是“一个高雅的骑士, 衣饰讲究, 乐于寻花问柳; 一个深陷世俗浮泛生活的阔少; 一个好斗的、跋扈的大兵”。他虽曾按照当时贵族的习惯接受剃度, 但奉神意识甚淡。这一点完全符合他本人的自述: “在二十六岁以前, 他沉湎于世俗的浮泛生活, 出于不可遏制的爱虚荣、出风头的欲望, 最爱动武。”^[1]

他在献给上帝的赞美诗中也说:

千真万确,
他曾是个好斗的人。
他曾明目张胆,
干出无数蠢事。^[2]

具有这样一种气质的人本应成为一个冒险家和征服者到新大陆一显其身手, 但命运给他安排了另一条生活道路。他的转变发生在 1521 年 5 月间, 当时他在与法国接壤的纳瓦拉省 (Navara) 总督的军队中服役。在保卫受到法国攻击的帕普洛那 (Pamplona) 城堡的战斗中, 他受伤了。在乡居养伤期间, 当地文化的落后, 使他不可能得到他一直爱读的骑士小说, 尤其他最喜爱的关于骑士阿马狄斯 (Amadis von Guala) 的小说。人们

[1] Ignatius von Loyola, 《朝觐者的自述》(Der Bericht des Pilgers, 德译者为 B. Schneider, Freiburg 1956)[1], 第 41 页。这部回忆录是用第三人称写成的。

[2] Ignatius von Loyola, 《朝觐者的自述》, 第 41 页。

能够提供给他阅读的只有一部维拉乔（Jak von Viraggio, 1228—1298）的《圣徒传说》（*Flos Sanctorum*）和萨克森（Ludolf von Sachsen, 1300—1377）写的、译成西班牙文的四卷本《耶稣基督生平》（*Vita Jesu Christi*）。在孤寂的病榻生活中，他时断时续地翻阅着这些他以往不屑一顾的书籍。他为之感动了，“在他阅读我们主和圣徒的生平事迹时，他陷入沉思并暗自考虑：要是我也能干一番圣徒方济各或者圣徒多明我所曾干过的事业，不是很好么？”^[1] 这位大难不死、身体致残的人在绝望之中从这些书里得到了安慰。后来，他在他写的题为《灵性训练》的著名的小册子里记下了他当时的感受：“所谓‘安慰’，我指的是，在灵魂中产生的某种内在冲动，随之，灵魂便燃起它对其创造者和主的爱的烈焰；这时，它面对着大地，不再是为了自己，而仅仅是为了万物的创造者爱着他的造物。”^[2] 于是，他幡然悔悟，一洗过去轻浮的及时行乐之心，立志效法圣徒敬奉上帝，为他的新主人耶稣基督服务。这种愿望因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而变得更加强烈，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一个夜晚，当他清醒地静卧在床上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我们所热爱的女人怀抱圣婴耶稣的形象；他注视着那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感到无比欣慰。他内心充满着对于自己以往生活，尤其对于他犯下的肉体罪孽的厌恶，他觉得他以往印入自己灵魂中的所有观

[1] Ignatius von Loyola, 《朝觐者的自述》，第44—45页。

[2] Ignatius von Loyola, 《灵性训练》（*Geistliche Übungen*, 德译者 A. Feder, Freiburg 1939）[II], 第152页。

念全都消失。因此，从那个时刻起一直到 1553 年写这段回忆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容许过，可以说，丝毫没有容许过情欲的诱惑。就这些事件的影响而言，可以说，那幻觉是神所使然，尽管他本人不敢十分肯定，而只是一再证实上面提到的事件。不过，他的弟兄以及家中所有其他的人从他的行为举止已看出他灵魂深处所发生的变化。”^[1] 有的耶稣会作者认为，“这一在潜心默祷中所发生的现象对他而言是一个开始。后来，他在做圣事时和在教会生活中一再发现玛丽亚的存在。他觉得玛丽亚是教堂的象征……她是这样一个所在，在这里不仅人自身得以繁衍，而且初始，即为上帝所创造的‘创造者’（指耶稣——引者注），也是从这完全有限者的母体，即神之母的体内降临到世界上来的。只有借助他，在他身上和通过他，她才得以解脱，她的无时不在的形象才在教堂中出现——尽管经常由于她的信徒的罪孽而显得暗淡。对于伊格纳修而言，她就是得救的所在。”^[2] 据说，这一事件决定了他一生对玛丽亚的崇拜和对于教会的看法^[3]。然而，这一事件也为某些非耶稣会作家从性爱的角度分析这位经常耽于幻想的贵族阔少的思想转变提供了材料^[4]。固然，有的分析不太明确，比如说，自从他眼前出现圣

[1] Ignatius von Loyola, 《灵性训练》，第 46—47 页。

[2] P.Imhof, “伊格纳修·冯·罗耀拉”，载 M.Greicht 编，《教会史人物传》（*Gestalten der Kirchengeschichte*, Stuttgart 1981），卷六，第 33 页。

[3] 同上，第 32 页。

[4] 参阅 G.Lohmer, 《伊格纳修·冯·罗耀拉——从寻花问柳者到圣者》（*Ignatius von Loyola, Vom Erotiker zum Heiligen*, München 1930）。另外，Paul von Hoensbroech 在他的《耶稣会辞典》中，也强调伊格纳修在他发展成为耶稣和圣母玛丽亚的骑士的过程中“圣洁”性爱的作用。

母的幻象以后，“所有一直苦恼着他的对于青年时代的狂乱的感官享受的回忆尽皆消失，他在他的心中只给一个女人的形象留有空间，这就是圣洁的贞女”^[1]。有的则明确地强调在阔少伊尼果发展成为耶稣和玛丽亚的骑士和圣徒伊格纳修的过程中“圣洁的”性爱所起的作用^[2]。这个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主旨，我们姑且不作评论。总之，他转变了。如果说以往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游侠（chevalier errant）漫游四方，那么现在则是准备在到耶路撒冷朝圣之后作一个云游僧人巡行各地，因此，伏尔泰在他编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1764）中称他为堂吉诃德。

这位头脑留在中世纪的新人觉得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忏悔，跟旧我诀别。于是，他离开家乡，换上乞丐衣服，开始他向圣地的苦行旅程。这期间他思想上曾有过几次反复，据他自述，他行至曼勒萨（Munresa）附近的卡尔多纳河边静坐默祷时，他的“理性的眼睛”顿然“睁开”，使他看清了信仰的真谛：耶稣就是上帝肉体化的存在，他包容一切，而又“存在于最卑微者的心中”，“他顿然领悟，觉得一切都以新的光辉出现于他的眼前”。^[3]这次“顿然领悟”使罗耀拉形成了自己的祈祷和体认上帝的方式，即“在所有事物之中去寻找和发现上帝”^[4]，而且，

[1] Heinrich Boehmer, 《耶稣会士》（*Die Jesuiten*, Stuttgart 1957），第9页。

[2] P. v. Hoensbroech, 《耶稣会辞典》（*Die Jesuitenorden, Eine Enzyklopadie*, Bern/Leipzig 1926/27），卷二，第144页以下。

[3] Ignatius, [I]，第65页。

[4] Imhof, 第36页。

“从此他视耶稣为仁慈的统治者和国王，他愿毫无保留地为拓展他所开创的王国工作”^[1]。后来，他从德国神秘主义者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 Kempis，1379—1471）的《效法基督》（*De imitatione Christi*）一书中得到启示：圣徒式的生活不是灭绝肉体欲念，而是首先改革灵魂、洗涤内心使之达到圣洁，以便完全听命于上帝的意志，这是使自己内心的灵性部分跟唯一的上帝合而为一的前提。^[2]于是，他便将个人体验和托马斯的启发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灵性训练”（*Exercitia spirituala*）一说，并以此为题写了一本小册子。其实，他的这套方法对中国读者也许并不陌生，这很像禅宗南宗开山祖师慧能提出的“顿悟成佛”说，只是后者主张个人自觉坐禅养性而达到“离妄念”，“本性净”，以至“顿悟”；罗耀拉则强调在神甫指导下，对人进行“灵性训练”，这说明他这种“顿悟”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并有神秘意味。因为“正如人的外部生活一样，人的内心生活也需要某种秩序和守纪训练”。^[3]所以，当他参拜圣地后经意大利回到西班牙，用他这种强制性方法集中训练他的信女们，“拯救”她们的灵魂的时候，宗教裁判所曾经两次以“施秘术者”的罪名将他逮捕、审判并驱逐出所在城市^[4]，这也就毫不奇怪了。1528年，罗耀拉游荡到巴黎，一面继续给人们，尤其是大学生施以“灵性训练”，一面在大学听课。在巴黎他得

[1] Imhof, 第36页。

[2] Boehmer, 第14页。

[3] Boehmer, 第15页。

[4] Boehmer, 第15页。

到了后来成为耶稣会“元勋”的六个崇拜者，他们全部是大学生，其中便有后来试图进入中国传教而没有成功，死在珠江口外上川岛上的沙勿略（Franciscus Xavevius）。1534年8月15日，即在玛丽亚升天节这一天，这七位志同道合者来到巴黎的蒙泰马特区的玛丽亚礼拜堂，他们依次大声宣誓，结束学业以后保证终生安贫独身、作为教士效命上帝，首先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并在那里传教；如果朝圣不成便直接效命于最了解基督教事业当务之急的教皇。1537年1月，他们到达威尼斯，准备由此动身前往“圣地”。后来由于第四次土耳其战争（1537—1540）爆发，他们的计划落空。1537年10月，罗耀拉离开威尼斯去罗马。在离罗马不远的一个小村的礼拜堂里“奇迹”发生了：伊格纳修自称他在祈祷时看见了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和他的天父。他听到天父对他说：“我将在罗马降恩于你们（ego ero vobis Romae pribitus）。”又听耶稣对他说：“我愿意你当我的奴仆。”^[1]在罗马，他最初仍然按照他“灵性训练”那一套方法“拯救”人的灵魂。1539年4月，他和他的崇拜者经过商讨决定：建立新的教团，对教团首领宣誓绝对服从，教团定名为耶稣会（Socictas Jesu），这样，耶稣会的三个基本特点逐渐形成了：以传教为目的；直接效命于罗马教皇；绝对服从首领。

1539年6月，罗耀拉向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1468—1549）提出“耶稣会章程草案”（Prima Instituti Seimma），1540

[1] Imhof, 第45页, Ignatius, [I], 第185页。

年9月27日保罗三世下达“圣谕”(名称为 *Regimini militantis ecclesiae*, 即“战斗的教会领导”), 正式批准耶稣会的成立。同时, 罗耀拉当选为会长。从此他便一直寓居罗马, 领导各地耶稣会士的活动, 直到1556年7月31日死时为止, 1609年得到教皇保罗五世(Paul V, 1552—1621)的祝福, 1622年3月12日被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Gregor XV, 1621—1623年在位)追认为圣徒。总结一下, 可以说, 耶稣会从西班牙得到灵魂, 即那种野心勃勃的历险和进取精神, 从法国得到作为它活动的主要手段的科学, 从罗马得到教皇的支持, 这使它比其他任何教团显得更富有活力。

现在,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罗耀拉和他所创建的耶稣会所处的那个时代。罗耀拉的故乡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大国, 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1500—1558)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是最后一个由教皇加冕的皇帝, 同时又是罗马教会的强有力的保护者。就是他在1521年4月17日和18日驾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 听取马丁·路德揭露罗马教廷的谬说和滥用圣职的慷慨陈词, 听取路德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辩护的演说, 随之便采取敌视宗教改革的立场。然而, 宗教改革这一冲击中世纪、开启新时代的烈火越烧越旺, 路德教派以维滕堡为中心向外扩展占领了德国北部、芬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加尔文教派的日内瓦不仅是瑞士新教运动而且也是西欧新教运动的中心。整个中欧和北欧脱离了罗马教廷, 只有亚平宁和比利牛斯两个半岛还处在罗马教廷的控制下, 但也不乏新教“异端”的

萌动。在东方，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的传统敌人土耳其人凭借着他们强大的舰队虎视眈眈。欧洲世俗的和宗教的旧势力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另一方面，随着十五世纪末从欧洲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航路的发现和开通，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进行着疯狂的殖民扩张并取得很大进展。从天主教内部来看，十六世纪也有些变化。在西班牙由于政治上取得了统一，它的教会有所发展。在威尼斯共和国，由于开明的主教吉伯提·维诺拉的倡导，在传教和圣事中严肃的宗教精神占了上风。在意大利则出现了几个强调严格守贫和隐居的灰衣僧教团，如特阿廷、索马斯克等。他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在要求消灭新教、恢复天主教会的正常宗教生活的同时，也希望改革教皇职司、限制教皇权力和教皇收入。很明显，这三项改革要求都是针对教皇的。耶稣会还在它酝酿阶段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教皇，这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尽管它也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的。因此，它受到历届教皇的宠信也是自然的了。在1545年3月15日开始的、在天主教历史上至关重要的特伦托主教会议（Tridentinum）上，与会者本来就不多，属于新成立的耶稣会的人却有三名，其中的两名，即后来接替罗耀拉担任会长的莱尼兹（J. Lainez，1502—1565）和萨美伦（A. Salmeron，1515—1585），是教皇保罗三世亲自委派作为教皇神学顾问参加会议的。他们竭尽全力维护教皇的尊严并对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派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次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十八年，直到1563年方才结束。会议的最后结

果使陷于危机的教皇权力得到巩固。这其中便有耶稣会的一份功劳。教皇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便全力来对付宗教改革派，而他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便是耶稣会士。

二

新成立的耶稣会一方面巩固罗马教会的阵营，一方面开拓海外布道，向东西方发展。

首先谈它如何巩固阵营。这有两层含义：一、内修会务；二、巩固天主教国家的阵地，遏止新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两方面，它都是卓有成效的。罗耀拉把在耶稣会酝酿阶段所形成的观念，如重传教意识、毫无保留地效忠教皇、强调服从首领的意识、重视用神学和科学知识培养后备力量等都写进了耶稣会章程（*Constitutiones Societutis Jesu*）。章程共十章，各章标题如下：序；一、预备会士的吸收；二、不合格者的开除；三、被吸收入会者奉神思想的培养、维护和发展；四、科学和神职教育；五、受培训会士的组织隶属关系；六、会士义务；七、会士的使用和工作分配；八、会士之间和同会长的统一和一致；九、会长；十、维护整体团结。我们看到，这个章程有点像准军士组织的条例，只是它重视会士的奉神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教育罢了。除了这个在会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章程以外，还有对预备会士进行教育和考察的《考察纲要》（*Examen*

generale) 及其解释 (Declarationes) 和对于章程本文的解释, 这些对会士都具有约束力。另外, 前文提到的罗耀拉的《灵性训练》, 实际上是耶稣会士的圣经。就其内容而言, 与其说这是一本神学著作, 不如把它看成是“灵性”教练的工作手册。它把整个训练过程分为四个星期, 每星期有若干训练项目和附加要求, 每天都规定有具体的项目, 日程排得满满的。训练的目的就是强化人的奉神意识, 比如第一星期一开始就要求人们树立“基本真理和基础”观念: “人之被创造, 就是为了赞美我们的主上帝、为了对他表示敬畏和为了做他的奴仆, 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得救。尘世间的其余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创造的, 使人在追求他为之而创造的目的时得到帮助。因此, 人只有在万物有助于他达到目的时, 才得使用它们, 而当他们达到目的时, 则必须摆脱它们。”^[1] 后面这几句话实际上是说, 世上万事万物皆是人藉以奉神的工具。训练的方法就是在训练教师指导下按照日程安排进行内心反省、总忏悔和圣餐、思考和祈祷。

奉神意识要达到什么程度, 才算合格呢? 在该书所附的“教会思想守则”第一条说得很清楚: “我们无须自己下判断, 必须时刻心甘情愿地使我们的思想在一切方面顺从我主基督的真正新娘^[2]、我们的圣母, 即正宗教会。”^[3] 这里所说的“新

[1] Ignatius, [II], 第 32 页。

[2] “基督的新娘” (Braut Christi) 原指修女, 这里指罗马教廷; 下文的新郎 (Brautigam 或 Himmlischer Brautigam) 则指基督。这种称谓只在天主教内通用。

[3] Ignatius, [II], 第 168 页。